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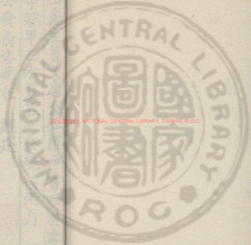


0018280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西山先生集卷之八  
禁中錄  
洪公與前客觀在禁中  
上出 公心經曰 真其此書  
朕乙夜覽而嘉之仲宜爲之序 洪公選書  
與邁言至相顧嘆涕既而 洪公亦告疾不  
知是書宜序與否也今所謂致經者乃  
先生再守溫陵日所著邁時分教雖歸文

201002 x.1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心經一書行於世至徽  
禁中端甲乙未夏五公薨後兩月從臣  
洪公舜俞咨夔在經筵

上出 公心經曰 真其此書

朕乙夜覽而嘉之卿宜爲之序 洪公退嘗  
與邁言至相顧隕涕既而 洪公亦告瘁不  
知是書嘗序與否也今所謂政經者乃  
先生再守溫陵日所著邁時分教雖鄉鄉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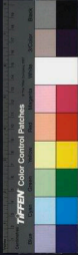


趙時棟宗華爲法曹朝夕相與親炙琴瑟書冊之側遂得此經寔在四方門人之先而四方門人亦未必盡見之宗華令大庾鉅梓縣齋以一帙見畀且俾序于帙端邁竊謂天下之書多矣然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者亦多先生所著之書鑿鑿乎衆麻穀粟之不可闕者也惟心經所以爲開天理迪民彝之大本惟政經所以爲續天命救民窮之實用心經可以接伊洛之正傳衍朱張之遺學政經則自體以達用舉而措之事業小則爲程純公晉城縣譜次則爲富文忠公青州郡譜大則爲韓忠獻公司馬文正公嘉祐元祐之相譜嗚呼國步斯艱民亦勞止有民社者當於心政二經佩服而力行之則民瘼庶其有瘳乎國脉庶其有永乎淳祐二年月正人日門人王邁序

真西山先生心經

帝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  
中

朱子曰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爲  
有人心道心之異者以其或生於形氣之  
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  
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爾  
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





真西山先生心經

帝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  
中

朱子曰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爲  
有人心道心之異者以其或生於形氣之  
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  
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爾  
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



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

詩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又曰無貳爾虞上帝臨女

毛詩註曰言無敢懷貳心也

朱子曰知天命之必然而贊其決也

真西山讀書記曰此武王伐紂之事詩意雖主伐紂而言然學者平居諷誦其辭凜然如主帝之實臨其上則所以爲閑邪存誠之助顧不大哉又見義而無必爲之勇

或以利害得喪二其心者亦宜味此言以  
自決也

詩曰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怒相在  
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于云覲神  
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鄭氏曰神見人之爲也文無謂是幽昧不  
明無見我者神見女矣

朱子曰言視爾友於君子之時和柔爾之

顯其戒懼之意常

有過乎蓋常人之情甚

至於  
不如

此然視爾獨居於室之時猶幾不愧  
于屋漏無曰此非顯明之處而莫子見也  
當知鬼神之妙無物不體其至於是有不  
可得而測者不顯亦臨猶懼有失况可何  
嚴射而不敬乎此言不但脩之於外又當  
戒謹恐懼乎其所不睹不聞也



易乾之九二子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

程子曰庸信庸謹造文必於是也 又曰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而將一箇誠來存着 又曰如何是閑邪非禮而勿視聽言動邪斯閑矣

易坤之六二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伊川曰敬立而內直義形而外方義形於外非在外也 又曰主一之謂敬直內乃是主一之義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于屋漏皆是敬之事也但存此涵養久之自然天理明 又曰心敬則內自直龜山楊氏曰盡其誠心而無偽焉所謂直也若施之於事則厚薄隆殺一定而不可



易爲有方矣所土者敬而義則自此出焉  
故有內外之辨

損之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

伊川曰脩己之道所當損者惟忿與慾故  
懲戒其忿慾以窒其意欲也

龜山楊氏曰九思終於忿思難見得思義  
以此

以見善則善有過則

改

王氏註曰遷善改過益莫大焉

程子曰見善能遷則可以盡天下之善有

過能改則無過矣益於人者莫大於是

復之初九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子曰顏氏  
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

嘗復行也

伊川曰失而後有復不失則何復之有惟



失之不遠而復則不至於悔大善而吉也  
又曰不遠而復者君子所以脩其身之道  
也學問之道無他惟其知不善則速改以  
從善而已

橫渠曰知不善未嘗復行不貳過也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母史記  
作無

朱子曰意私意也必則必也固執滯也我

私也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  
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  
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  
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  
矣

楊氏曰勝己之私謂之克

伊川曰非禮廢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  
得仁凡人須是克盡己私皆歸於禮方始

是仁

謝氏曰克已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伊川曰如見大賓如承大祭敬也敬則不私一不敬則私欲萬端害於仁矣

朱子曰敬以持已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

容而心德全矣

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朱子曰子思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  
易其實體備於已而不可離文言存養省  
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蓋欲學者於  
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誘之私  
而克其本然之善 又曰君子之心常存  
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  
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 又曰隱  
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著人所不知而已所  
獨知之也也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  
未形而幾則已動入雖不知而已獨知之  
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  
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  
所以還一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潛滋暗長  
於隱微之中以致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  
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





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程子曰學始於不欺暗室 又曰不愧屋漏與謹獨是持養氣象

朱子曰入之所不見此君子謹獨之事也承上文 又言君子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敬信則其爲己之功益加密矣

大學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謙謹也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朱子曰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欲自脩者知爲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以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快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己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爲人也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

鄭氏註曰厭讀爲醫 閉藏說也

朱子曰厭然銷沮閉藏之貌此言小人入陰爲不善而陽欲揜之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爲與惡之當去也但不能實用其力以至此爾然欲揜其惡而卒不可揜欲詐爲善而卒不可詐則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重以爲戒而必謹其獨也 又曰心無愧怍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作身常有所忿懣則  
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  
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  
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  
脩身在正其心

朱子曰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  
然一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其用  
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 又曰心有

孟子曰牛山之木當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  
斧斤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  
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  
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  
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雖存乎人者豈  
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  
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  
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

幾希則其且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  
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  
遠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  
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養無  
物不長苟先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  
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朱子曰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  
之心也平旦之氣謂未與物接之時清明

不存則無以檢其身是以君子必審乎此  
而敬以直之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脩  
也

樂記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  
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易直子諒之  
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又又則天天則神天  
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  
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中心斯

頌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頌  
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故樂也者動  
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  
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  
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後焉故德輝動於內  
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故  
曰致禮樂之道舉而措諸天下無難矣  
唐孔氏曰和勿正直子愛諒宮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  
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夫以不忍人之心行  
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所謂入身  
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墜於井  
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  
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  
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  
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

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知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朱子曰：人之所以爲心，不外乎是四者故也。如恥之莫如爲仁，仁者如射身，中正已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已而已矣。

朱子曰：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故曰尊爵在人則爲本心全體之德，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人當常處其中而不可頃臾離。

者也故曰安宅 又曰此亦因人愧恥之

心而引之使志於仁心不言智禮義者仁該全體能爲仁則三者在其中矣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朱子曰大人智周萬物赤子全未有知其心疑若甚不同矣然其不爲物誘而純一無爲則未嘗不同也故言其所以爲大人者特在於此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

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爲有枯亡之矣枯之反  
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  
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  
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養無  
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  
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朱子曰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  
之心也平旦之氣謂未與物接之時清明  
之氣也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同也  
也幾希不多也桔槔也反覆展轉也言大  
之良心雖已放失然其日夜之間亦必有  
所生長故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清明之際  
此心必猶有發見者但其發見至微而旦  
晝所爲之不善者又已隨而枯亡之如山  
木既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牧之也晝之  
所爲既熾則必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



所息既薄則愈不能勝其盡之所爲是以  
展轉相害至於平旦之氣亦不能清而不  
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也 又曰孔子言  
心操之則在此舍之則失去其出入無定  
時亦無定處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  
測危動難安如此不可頃刻失其養也程  
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操之  
之道敬以直內而已惡問之師曰此章之  
之心約之使反覆入身來自能率向上去  
下學而上達也此章孟子指示學者用力  
之方最爲深切等者所宜服膺而勿失也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  
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爲指  
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  
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

朱子曰不知類言其不知以類而推之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無所愛無所愛則無所  
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  
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已取  
之而已矣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  
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爲小人養其大者爲大  
人今有場師舍其梧櫨養其楛棘則爲賤場  
師焉養其一指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爲狼  
疾人也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爲其養小以  
失大也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宜適爲  
尺寸之膚哉

朱子曰賤而小者口腹也貴而大者心志  
也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爲大人或爲小人  
何也曰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  
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  
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

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天者則其小者弗能奪也此爲大人而已矣

朱子曰官之爲言主也耳主聽目主視而不能思是以蔽於外物心則主思而外物不能蔽此耳目所以爲小體而心所以爲大體也耳目既爲小體而蔽於物則亦一物爾以外物交於此物則引之而去必矣

心雖大體而能不蔽於物然或不思則不得於理而耳目用事終亦不免爲物所引而去也此二者所以雖皆出於天賦而其大者又不可以不先立也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亦皆有害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

朱子曰口腹爲飢渴所害故於飲食不暇  
擇而失其正味人心爲貧賤所害故於富  
貴不暇擇而失其正理也 又曰人能不  
以富貴之故而厭貧賤則過人遠矣此章  
言人不可以小害大不可以末害本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  
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  
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

朱子曰本心謂羞惡之心言三者身外之  
物其得此心之生死爲甚輕鄉爲身死猶不  
肯受嗷噉之食今乃爲三者而受無禮義  
之萬鍾是心且不可以止乎蓋羞惡之心人  
所固有然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  
免計豐約於宴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  
刻而不省察於斯焉

孟子曰鷄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鷄

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與跖  
之分無它利與善之間也

程子曰言間者謂相去不遠所爭毫末耳  
善與利公私而已矣才出於善便以利言也  
楊氏曰舜跖之相去遠矣而其分乃在利  
善之間而已是豈可以不謹然講之不熟  
見之不明未有不反以利爲義者又學者  
所當深察也 或問鷄鳴而起若未接物  
如何爲善

程子曰只主於敬便是爲善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  
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  
者寡矣

朱子曰欲謂口鼻耳目四肢之所欲雖人  
之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則未有不失其  
本心者學者所當深戒也

程子曰不必沉溺然後爲欲但有所向則爲欲矣

南軒曰有所向則爲欲多欲則百慮紛紜其心外馳尚何所存乎

周子養心說曰子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予謂養心不止於寡而存耳蓋寡矣之於養心無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是聖賢非性生必養心而至之養心之善有大焉如此存乎其人而已周子通書曰聖可學乎曰可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程子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

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至於聖人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其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已復禮又而誠矣其聽箴曰人有秉彜本乎天性好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去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誣傷煩則支已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其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爲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范氏心箴曰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於其間渺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爲三才曰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惟心耳往日求今孰無此心心為形役乃歎  
乃禽惟口耳目乎足動靜投間抵隙為厥心  
病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所存者嗚呼幾希  
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朱子敬齋箴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  
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  
折旋議封出門如客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  
敢或易守口如瓶吐意如城洞洞屬屬罔敢

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  
適弗貳以二弗參以三惟心惟一萬變是監  
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弗違表裡交正須  
更有間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毫釐  
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斁於乎小  
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成敬告靈臺

求放心齋銘曰天地變化其心孔仁成之在  
我則主于身其主伊何神明不測發揮萬變



立此人極畧刻放之千里其奔非誅曷有非  
敬曷存孰放孰求孰亡孰有訕伸在臂反覆  
惟手防微謹獨茲守之常切問近思曰惟以  
相

尊德性齋銘曰維皇上帝降此下民何以予  
之曰義與仁維義與仁維帝之則欽斯承斯  
猶懼弗克孰昏且狂苟賤行卑淫視傾聽情  
其四支藥天之明經人之紀廿此下流象

之委我其監此或栗厥心有幽有室有赫有  
臨執玉奉盈須臾顛沛任重道悠其敢或怠

心經贊

舜禹授受 十有六言 萬世心學

此其淵源 人心伊何 生於形氣

有好有樂 有忿有懼 唯欲易流

是之謂危 須臾或放 衆慝從之

道心伊何 根於性命 曰義曰仁



曰中曰正 惟理無形 是之謂微

毫芒或失 其存幾希 二者之間

曾弗容隱 察之必精 如辨白黑

知及仁守 相爲始終 惟精故一

惟一誠中 聖賢迭興 體姚法叙

提調尊維 昭示末世 戒懼謹獨

開示修德 曰忿曰怒 心室必懲

上帝靈臨 其敢或貳 居滿難隱

寧使有愧 四非當克 如敵斯攻

四端既發 皆廣而充 意必之萌

雲卷席撤 子諒之生 春嘘物茁

鷄犬之放 欲其知求 牛羊之牧

濯濯是憂 一指肩背 孰貴孰賤

單食萬鍾 辭受必辨 克治存養

交致其功 舜何人哉 期與之同

維此道心 萬善之主 天之予我

此其大者 歛之方寸 太極在躬

叢之萬事 其用弗窮 若寶靈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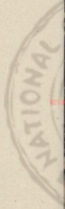
若奉瑤壁 念茲在茲 其 弗力

相古先民 以敬相傳 一 弗力

孰此爲先 我來作州 其 塞是懼

爰輯格言 以滌肺腑 明察衆几

清晝鑑熏 開卷肅然 事我天君





ESTABLISHED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RESERVED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25 RELEASE UNDER E.O. 14176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25 RELEASE UNDER E.O. 14176









EX-2088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政經

康誥王曰

身無病

哉天畏棗悅民惟大可見小人難保性盡乃

心無康好違豫乃其又我聞曰怨不在天

亦不在小惠不惠慙不慙

其不其亦亦不不不不

又曰若保赤子惟民其康又

又曰要囚康念五六日



政經

康誥王曰嗚呼小子封惻瘵乃身惻痛瘵疾也敬

哉天畏棗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徃盡乃

心無康好逸豫乃其又民我聞曰怨不在大

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一事不煩一行不

其辨不煩勉其所  
不勉則自然無怨

又曰若保赤子惟民其康又

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囚之要辭至于旬時



時三月十日

不蔽要囚

不大

周官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  
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  
懷學古入官議事以制制四事政乃不迷其爾  
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  
忽荒政不學牆面滋事惟煩戒爾卿士功崇  
惟志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位不期  
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為作德心逸

日休作偽心勞日拙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

畏入畏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

亂也

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非其人惟爾不任

君陳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

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

又曰爾惟風下民惟草圖厥政莫或不艱有

廢有與出入自爾師虞

師衆

庶言同則繹繹

繹也謀多斷獨

又曰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  
容以和

又曰爾無忿疾下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  
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簡厥脩亦簡其或不  
脩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惟民生厚因物有  
遷逮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  
與不變允升于大猷

君牙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

十夏暑爾小民惟曰怨咨怨也

怨惟曰怨咨怨也厥推艱哉思其艱艱也以屬屬也

易民乃寧

呂刑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念爾  
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及也

及謂獄兩造具備兩造也五刑五刑也

五辭簡孚五辭也正于五刑正也五刑不

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五過也五過之

疵

也病

惟官

位勢

惟反

報怨

惟內

女

惟貨

賄

惟來

賄

惟來

干

其罪惟均

以此

者故有當刑而罰當其

罪者

以其罪罪者

其

審克之

審謂評度

五刑之疑

有赦

五罰之疑

有赦

其

有赦

其審克之

簡孚

有衆

惟貌

有特

色

無

簡不聽

具嚴

天威

天威

又曰

罰懲非死人

極于病

非伎

捷

惟良

折獄

良謂厚

非在

中察

辭于

差

非

從惟

從

惟

從

惟

從

惟

又曰

獄貨非寶

獄貨

惟府

辜功

罪功

報以

庶尤

罪

周公曰

不簡

不易

民不能

近平

易近

民民必

歸之

史記

故附

書之

後

易山下

有火

貴君子

以明

庶政

無敢

折獄

山下

有火

貴君子

以明

庶政

不簡

不易

民不能

近平

易近

民民必

歸之

史記

故附

書之

後

易山下

有火

貴君子

以明

庶政

不簡

不易

民不能

近平

易近

民民必

歸之

史記

故附

書之

後

易山下

有火

貴君子

以明

庶政

不簡

不易

民不能

近平

易近

民民必

歸之

史記

故附

書之

後

易山下

有火

貴君子

以明

庶政

不簡

不易

民不能

近平

易近

民民必

歸之

史記

故附

書之

後

易山下

有火

貴君子

以明

庶政

不簡

不易

民不能

近平

易近

民民必

歸之

史記

故附

書之

後

易山下

有火

貴君子

以明

庶政

不簡

不易

民不能

近平

易近

民民必

歸之

史記

故附

書之

後

易山下

有火

貴君子

以明

庶政

不簡

不易

民不能

近平

易近

民民必

歸之

史記

故附

書之

後

易山下

有火

貴君子

以明

庶政

不簡

不易

民不能

近平

易近

民民必

歸之

史記

故附

書之

後

易山下

有火

貴君子

以明

庶政

不簡

不易

民不能

近平

易近

民民必

歸之

史記

故附

書之

後

易山下

有火

貴君子

以明

在高明無不，操持明則輕故言，強誣之過則，盜殺故言不削。

雷雷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明無害之象故以折獄

震動威折之象故以致刑

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中孚之象

議獄緩死中孚之意

子曰道千乘之國故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

民以時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道之

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措諸

枉則民服舉枉措諸直則民不服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

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子問子桑伯子子曰

可也簡仲子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

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子曰雍之言

然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子路無宿諾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德行之以忠

子夏子游或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務如請益曰無倦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  
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  
不知人其舍諸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知老農請學爲圃曰  
吾不知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  
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

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  
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載之耳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  
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  
則得衆信則入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  
人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  
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  
葺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  
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  
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  
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  
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  
焉貪君子無廢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  
而不驕乎子張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

束如有犯者並從重坐

一昨因晉江縣爲造軍期船敷買人戶桐  
油赤藤等物不還價錢遂將承吏斷配  
仍約束自今不許並緣軍期輒有科配  
今來訪聞諸縣因本州拋下赤藤麻皮  
等物輒科保正副收買更不依時直還  
錢甚者分文不支致令保正陪錢買納  
入納之時公吏以有需乞爲保正者其

何以堪仰諸縣今後遇有軍期行下宜  
從長區處務令不擾而辦毋容縣吏並  
緣廣行秤配及抑令保司陪備

一昨因甯江重修縣衙出引監諸寺院納  
修造錢其承引人輒將三植院佃戶打  
縛取乞已將犯人斷刺仍帖縣鎮自今  
非甚不獲已毋輒興土木之工其不急  
興修並仰住罷所有合修去處須官以

管子已行故事曰  
比也必利反劍也

刑者例也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  
盡心焉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  
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而  
寬矣至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  
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可  
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也入其境田疇盡

易草萊甚辟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墻壁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閒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漸故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秦誦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與梁成民未病涉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

漢書卷之四日扶奉送耳寵曰吾政何能

及公言邪切羊文老為人選一大錢受之

仇覽為浦亭長勤人生業為制科令農事

既畢乃令子弟群居還就學覽初到亭人

有陳元者獨與母居而母詣覽告元不孝

覽驚曰吾近過元舍廬落整頓耕耘以時

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至耳毋守寡務孤

苦身投老柰何肆忿於一朝欲致子於不

義乎毋聞感悔涕泣而去覽乃親到元家  
與其母子欽因爲陳人倫孝行誓以禍福  
之言元卒成孝子時考城令王渙政尚嚴  
猛聞覽以德化人署爲主簿謂覽曰主簿  
聞陳元之過不罪而化之得無少鷹鷂之  
志邪覽曰以爲鷹鷂不若鸞鳳故不爲也  
王暢爲南陽太守奮厲威猛功曹詠曰懇  
懇用刑不如行恩孳孳求姦未若禮賢舜

也對曰夫博政者也民也民多頌者而  
我取富焉也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  
逃死非逃富也

季羔爲衛士師則人之足俄而衛蒯躋之  
亂季羔逃之郭門則者守門焉譖季羔曰  
彼有隙季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季  
羔曰君子不隧又曰必有室季羔乃入  
焉既而追者罷季羔將去謂則者曰吾不

能虧主之法而親剛子之定今吾在難此  
正子之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故哉曰  
斷足固我之罪無可奈何曩者君治臣以  
法令先人後臣欲臣之免也臣之獄決當  
論見君愀然不樂見君顏色臣又知之君  
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  
以悅君也

漢曹參爲齊相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  
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  
集百姓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  
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  
請之既見蓋公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  
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  
焉齊國安集大稱賢相

張敞爲吏未嘗言按人專以誠長者處官  
官屬以爲長者亦不敢大欺



文景時循吏如河南守吳公蜀守文翁之  
屬皆謹身帥先吳以廉平不至於嚴而民  
從化翁仁愛好教化見蜀地僻陋有蠻夷  
風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  
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數  
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爲右職用次  
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學宮於  
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宮弟子爲  
除更職以補郡縣吏爲孝弟力田  
每出行縣必擇學宮諸生明經義者與俱  
使傳教令出入閭閻吏民見而榮之數年  
爭欲爲學宮弟子繇是大化蜀地學於京  
師者比齊魯焉

汲黯治官理民好清淨擇丞史任之責大  
指而已不苛小

黃霸爲潁川太守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

在成苑安全長吏許丞老病聲督郵白欲  
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  
耳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毋失賢者意或  
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  
姦吏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皆  
當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  
故徒相益爲亂凡治道去其太甚者耳霸  
以外寬內明得建民心戶口歲增治爲天

下第一

朱邑少爲解州鄉百夫廉平不計以愛利  
爲行未嘗笞辱人存問耆老孤遺遇之有  
恩所至吏民愛敬

宣帝即位渤海去右郡歲飢盜賊並起二  
千石不能掄制丞相御史舉龔遂可用上  
以爲渤海太守召見謂遂曰渤海廢亂朕  
甚憂之君欲何以息其盜賊以稱朕意遂



對曰渤海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飢寒  
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  
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  
上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  
亂民者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  
治巨諫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  
切便宜從事上許焉乘傳至渤海界郡聞  
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勅屬

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皆  
爲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廻爲盜賊遂單  
車獨行至郡中翕然盜賊亦皆罷渤海又  
多劫掠相隨聞遂教令即時解散棄其兵  
弩而持鉤鉏盜賊於是悉平民安土樂業  
遂乃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慰安牧養  
焉遂見齊洛奢侈好末伎不出作廼躬率  
以勸約勸民務農兼令口種一樹榆百本

雞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菟五鷄民有帶持劔刀者令賣劔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中佩犢春夏不得不趨田畝秋冬課收歛益畜果實菱芡芴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吏民皆富實獄訟衰息

名信臣補穀陽長舉高第遷上蔡長其治視民如子所居見稱廷遷南陽太守其治如上蔡信臣爲人勤力有方畧好爲民興

利務在富之躬勸畊農出入阡陌止舍離鄉亭稀有安居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堤閘凡數十處以廣溉灌歲歲增加多至三萬頃民得其利畜積有餘信臣爲作均水約束刻石立於田畔以防分爭禁止嫁娶送終奢靡務出於儉約府縣吏家子弟好游敖不以田作爲事輒斥罷之甚者按其不法以示好惡其化大行郡

中莫不坼犂力田百姓歸之戶口增倍盜賊獄訟衰止吏民親愛號之曰召父卓茂爲密令勞心諄諄視人如子與善而教口無惡言吏人親愛而不忍欺之

魯恭拜中牟令專以德化爲理不任刑罰訟入許伯等爭田累數令不能決恭爲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亭長從之犂牛而不肯還之牛主訟於恭恭召亭長勅令歸牛者再三猶不從恭嘆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吏泣涕共留之亭長乃慙悔還牛詣獄受罪恭貫不問於是吏人信服

劉寬典歷三郡溫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常以爲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吏民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事有功善推之自下災異或見引躬

克責每行縣止息亭傳輒引學官祭酒及  
處士諸生饒經對講見父老慰以農里之  
言少年勉以孝悌之訓入感德興行日有  
所化

任延爲九真太守俗以射獵爲業不知牛  
畊民嘗告糴交趾每致困乏延乃令鑄作  
田器教之墾闢田疇歲開廣百姓克給  
又爲之民無遺粟禮法各因淫好無適

對匹不識父子之性夫婦之道延乃移書  
屬縣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文年十五至  
四十皆以年齒相配其貧無禮聘令長吏  
以下各省俸祿以賑助之同時相娶者二  
千餘人是歲風雨順節穀稼豐衍其產子  
者多名子爲任初平帝時錫光爲交趾太  
守教導民夷漸以禮義化聲侔於延  
劉昆爲江陵令時縣連年大災昆輒尙火

叩頭多能降雨止  
弘遷弘農大守先是  
甬道多虎行旅不通  
昆為政三年仁化大  
行虎皆負子渡河帝  
聞而異之徵為光祿  
勳問曰前在江陵反  
風燬大後守弘農虎  
比渡河行何德政而  
致是事昆對曰偶然  
耳帝嘆曰此長者之  
言顧命書諸策

孟嘗為合浦太守郡  
不產穀實而海出珠  
實與交生此境嘗通  
商販貨糴糧食先時

宰守並之為說人揀察不知紀極珠實  
徙於交趾和亦於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  
貧者死餓於道嘗至官幸易前弊求民病  
利曾未踰歲去珠復還

劉矩為雍丘令民有爭訟矩常引之於前  
提耳訓告以為忿恚可忍將官不可入使  
歸尋思訟之感之許各罷去其有訟得遺  
者皆推尋其主

劉寵爲會稽太守山民愿朴有白首不入  
市井者頗爲官吏所擾寵簡除煩苛禁察  
非法郡中化微爲特作大匠山陰縣有  
五六老叟扈眉皓髮自若邪山谷問出人  
齋百錢以送寵寵勞之曰父老何自苦對  
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它時守吏發求  
民間至夜不絕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  
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今聞

表

吏諸持鉏

田器者皆

爲良民吏更無向打兵者短爲盜賊遂單

車獨行至中倉然盜賊亦罷渤海又

多劫掠相隨遂教令即時散棄其兵

弩而持鉏鉏盜賊於是悉平安室樂業

遂乃開倉廩以養民選用良入尉之牧養

焉遂見齊侯侈好末伎不以作迺躬率

以勤約勸民農桑令口樹榆百本

羞五一本意一唯莊家二一戴王鷄民有  
帶持劍刀者一賣劍買七賣刀買犢曰何  
為帶牛佩犢者夏不得一刈田一冬課  
收欲益高果一買菱一勞一相行郡中皆有  
高利事良法一買獄訟衰息

一召信臣補執一陽長舉高第遷上蔡長其治  
視民如子一召見稱述遷南陽太守其治  
如上慕信臣一而勤力有力畧好為民興

舉舉陶不仁者遠陶會為政晉盜奔秦虞  
芮父境心自生化人在德不在用刑暢  
納其諫車崇寬政慎刑簡罰教化遂行  
隋蘇瓊除清河大守有百姓乙普明兄弟  
爭田積年援據至百人瓊召普明兄弟諭  
之曰天下難料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  
得田地失兄弟心何如因而下淚諸證莫  
不灑泣普明无第中頭乙外更無遷還同居



辛公義除岷州刺史主俗畏病一人有病  
合家避之父子夫婦不相看養孝義道絕  
公義患之分遣部內凡有疾病皆以牀褥  
安置聽事者月疫時或至數百公義親設  
榻獨坐其間所得俸祿盡用市藥迎醫療  
之於是悉差諸病家子孫漸謝後有病者  
爭就使若其家無親屬即留養之始相惡  
變此風遂華遷并州刺史下車先至獄露

坐牢側親自驗問十餘日決斷咸盡方還  
受新訟不立文案遺當直佐察一人側坐  
訊問事不盡公義即宿廳不還閣或諫曰  
此事有程使君何自苦答曰刺史無德可  
以導人尚令百姓繫於囹圄豈有禁人在  
獄而心自安乎罪人聞之咸自歎伏後有  
欲訟者鄉閭父老遞相曉曰此小事何忍  
動勞使君訟者皆兩讓而止



政蹟附錄

一徽之歛縣催科素難嘉慶中有爲宰者措  
置夏稅秋苗以一都爲一簿與諸都保長  
相約每日引三四都某都以某日當限自  
近而遠謂如初一日引第一第二第三都  
初二日引第四第五第六都至十四日而  
諸都畢八自十六日再輪至二十九日而  
畢所以虛十五日者以其有小盡故也其



簿居常置右堂中開帳報一緡閱至某日  
某都當限則携是簿以出令保長當廳拋  
箱知縣撫案令鄉司當寫批消即與押字  
而保長者即出無留之者無引展之費  
安得不如期以來又慮諸廳期限之不同  
則保長又須伺候於是關會諸廳限日悉  
同保長以一日在縣諸廳之限即下鄉  
催科每半月繞一動爲力不煩得以從  
容爲官辦事此一法也

一陸典豐城人戶多委掌攬輸賦而掌獲不  
以時納嘉定中有爲宰者措置每都出  
青冊每板開六二名第一行書每人戶  
第二行書幹事人三字第三行書掌攬人  
三字從之都保長傳至稅戶取會如孫本  
戶自納即於第一行云自納或委幹事人  
納即於第二行書其姓名在何處居或委

掌攬人納即於第三行書其姓名在何處  
居諸都人戶稅賦無不知其去着者於催  
科爲充便此又一法也

漳州諸縣皆有掌攬籍願爲掌攬者入狀  
各保仍納抵產乃許充應無詭名之弊無  
私下掌攬而名不在官之弊無公吏罷役  
等人冒充之弊此又一法也

寧國宣城催科亦難辦嘉定中有宰到官  
首召諸都保長來飲之以酒而與之約曰  
自今官不以一毫擾汝汝亦毋得以違吾  
信命同僚皆哂其迂謂此間保司雖撻罰  
不能使之畏豈盃酒所能堅其約乎既而  
三年之間無一違信命者鞭朴束縛不用  
此又以誠意感人之效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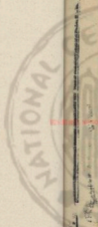
一鄉邦有老於吏事者嘗於保司限到率當  
廳引展鄉司革皆無所獲又恐生他弊則

明出令每引以錢若干文繫於引之腰拋  
之箱中保司所費不多而鄉吏亦沾微潤  
此雖瑣末亦可為法

一潭之醴陵慶元間有名士為宰者每省限  
滿點追到官或十人或六七人宰謂之曰  
汝等罪當杖然不忍皆杖也則使探闖而  
受杖被刑者少而人皆知惧此又一法也  
以上數條皆可採用而歛縣造簿分限

之法尤為切要蓋簿書乃財賦之根柢  
則賦之出於簿書猶禾稼之出於田畝  
也故縣令於簿書當如舉子之治本經  
近世不然雖秋夏之簿未嘗不置然為  
宰者罕會親閱則所用以催科者鄉司  
之草簿而已彼其平時飛走產錢出入  
賣美無所不至若據其草簿以催科則  
指未納為已納已納為未納皆惟其意

所欲官賦之陋夫入戶之被擾皆由於此若用歛縣之法則各都之納有欠無欠一目瞭然故嘗謂催科之權在已而不在吏則不擾而辦在吏而不在已則擾而不辦蓋謂此也今屬縣財賦之不辦大抵由其不能用歛縣之法故予於此尤憊憊焉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分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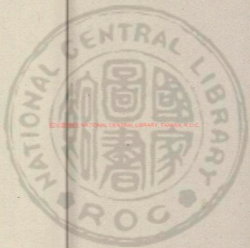












202500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西... 及職曹官  
恭讓以爲... 又... 所以仰  
吞納天之恩... 士民之望... 惟賴官僚...  
... 庶克有濟... 區區... 有所... 敢以布於左  
... 爲政之本... 風化是... 先... 爲俗... 素以  
... 稱比... 經其... 里... 見其民... 朴且... 慈... 猶有  
... 吉氣... 象則... 知... 昔人... 所... 稱... 良不爲... 過... 今... 歌... 因



REPRODUCED BY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西山師長沙塔日呈兩通判及職曹官

某猥以庸虛謬當閭寄朝夕休惕思所以仰

吞朝廷之恩俯慰士民之望惟穎官僚協心

同庶克有濟區區輒有所懷敢以布於左

右蓋開為政之本風化是先潭之為俗素以

溥古稱比者經其田里見其民朴且愿猶有

近古氣象則知昔人所稱良不為過今欲因



其本俗迪之於善已爲文諭告俾興孝弟之  
行而厚宗族鄰里之恩不幸有過許之自新  
而毋扭於故習若夫推此意而達之民則令  
佐之責也繼今邑民以事至官者願不憚其  
煩而諄曉之感之以至誠持之以悠久必有  
油然而興起者若民間有孝行施至友愛著  
聞與夫叶和親族調濟鄉閭爲衆所推孝請  
來訪其狀以立於州

諸與覆如冥冥至

訟之際尤當以正名分厚風俗爲主昔密學  
陳公襄爲仙居宰教民以父義母慈兄友弟  
恭而人化服焉古今之民同一天性豈有可  
行於昔而不可行於今惟母以薄待其民民  
亦將不忍以薄自待矣此某之所望於同僚  
者也然而正己之道未至愛人之意不孚則  
雖有教告而民未必從故某願與同僚各以  
四事自勉而爲民去其十害河謂四事曰

律已以廉

凡名士大夫者萬分廉潔止是小善一點貪汙便爲大惡不廉之吏如蒙不潔雖有他美莫能自贖故此以爲四事之首

撫民以仁

爲汝者當體天地生萬物之心與父母保赤子之心有一毫之慘刻非仁也有一毫之忿疾亦非仁也

存心以公

傳曰公生明私意一萌則是非易位歎事之當理不可得也

澁事以勤是也

當官者一日不動下必有受其弊者古之聖賢猶且日昃不食坐以待旦況其餘乎今之世有勤於吏事者反以鄙俗目之而詩酒遊宴則謂之風流嫺雅此政之所以

多此民之所以受害也不可不成

何謂十害曰

斷獄不公

獄者民之大命豈可小有私曲

聽訟不審

訟有實有虛聽之不審則實者反虛虛者

反實矣其何苟哉

一夫在囚

舉室廢業囹圄之苦度日如歲

其可憐文乎

慘酷用刑

刑者不獲已而用人之體膚即已之體膚

也何忍以慘酷加之乎今為吏者好以喜

怒用刑甚者或以關節用刑殊不知刑者

國之典所以代天糾罪豈官吏逞忿行私

者乎不可不戒



汎濫追呼

一夫被追舉室惶擾有持引之需有出宦之費貧者不免舉債甚者至於破家其河汎濫乎

招引告訐

告訐乃敗俗亂化之原有犯者自當痛治何可勾引今官司有受人實封狀與出榜召人告首陰私罪犯皆係非法不可為也

重疊催稅

稅出於田一歲二收可使一歲至再稅乎有稅而不輸此民戶之罪也輸已而復責以輸是誰之罪乎今之州縣蓋有已納而鈔不給或鈔雖給而籍不銷再追至官呈鈔乃免不勝其弊矣甚者有鈔不理必重納而後已破家蕩產需妻賣子往往由之有人心者豈忍為此



科罰取財

民間自二稅合輸之外一毫不當妄取今縣道有科罰之政與夫非法科歛者皆民之深害也不可革

縱吏下鄉

鄒村小民畏吏如虎縱吏下鄉猶縱虎出柙也弓手上兵本當禁戢自非捕盜皆不可差出

低價買物是也

物同則價同豈有公私之異今刑縣有所謂市令司者又有所謂行戶者每官司數買視市直率減十之二三或不即還甚至白著民戶何以堪此

某之區區其於四事敢不加勉同僚之賢固有不俟丁寧而素知自勉者矣然亦豈無當勉而未能者乎傳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又

曰誰謂德難厲其庶幾曾不背之分在手勉  
與不勉而已異時舉動之行當以是爲準至  
若十宥有無所未詳知萬一有之當如拯溺  
救焚不俟終日毋擅其因循之習毋幸於利  
害之私或事關州郡當見臨臨商確焉必期  
於去民之瘼而後已此又恭之所望於同僚  
者抑又有欲言者夫州之與縣本同一家長  
吏僚屬亦均一體若長吏樞紐自尊不以情

論俗榜文

太守叨蒙

上恩擢守湘土深惟

朝廷乘

寄之重非特貴以有司常務而已布宣德化  
導迪人心實守臣之事顧此邦風俗初未詳  
知今以天性人倫之大者與夫遷善改過之  
方爲爾民告名之曰諭俗三事今具于左

一古者教民必以孝弟爲本其制刑亦以  
不孝不弟爲先蓋人之爲人異乎禽獸

者以其有父子之恩長幼之義也詩云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繼之曰歎報之德  
昊天罔極此言父母之恩與天同大爲  
人子者雖竭其力未足以報也今乃有  
親在而別籍異財親老而供養多闕親  
疾而救療弗力親歿而安厝弗時不思  
此身從何而有罔極之報當如是乎至  
於兄弟大倫古人謂之手足言其同本  
一體也今乃有以唇舌細故而致爭錐  
刀小故而興訟長不恤幼卑或凌辱同  
氣之親何忍爲此潭湘舊俗素稱醇厚  
如前數者未必有之太守此來欲以義  
理訓民未免預陳勸戒已行下州城十  
二縣自今民間有孝行純至友愛著聞  
無訪得實具申本州當與優如旌賞以  
爲風俗之勸或其間有味於禮法之人

爲不孝不第之行鄉里父老其以太守  
之言曲加誨諭令其悔改昔後漢陳元  
爲母所訟亭長仇覽親到其家教以人  
倫大義遂爲孝子北史清河之民有兄  
第爭財者郡守蘇瓊告以難得者兄弟  
易得者田地遂感悟息訟同居如初况  
此邦之人本來易化以理開曉必無不  
從若上違太守之訓言下拒父老之忠  
告則是敗常亂俗之民王法所加得有  
不容已者一陷刑戮終身不<sub>可</sub>及爾民其思之毋忽

者列也言既以不孝不第被刑即  
是頑惡之人不得與良民並列也

一古人於宗族之恩百世不絕<sub>無</sub>服屬雖  
遠本同祖宗血統相通豈容間隔至於  
鄰里鄉黨雖比宗族爲疎然其有無相

資緩急相倚患難相救疾病相扶持情  
義所關亦爲甚重今人於此二者往往  
視以爲輕小有紛爭輒相凌犯詞愬一  
起便爲敵讎有一于斯皆非美事昔江  
州陳氏累世同居聚族至七百餘口開  
代嘗加旌表至今稱爲義門吉州蔣述  
士以惠施一鄉諸司列奏蒙上恩特免  
文解士夫以爲美談江湖之間境土相  
接豈有江西之人能爲義舉而此獨不  
能今請遂處老成賢德之士交相勸率  
崇宗族之愛厚鄰里之懽時節往來恩  
愛狹恰小小乖忤務相涵容不可輕啓  
訟端以致結成怨隙若能和叶親族調  
濟里閭爲衆論所推亦當特加褒異如  
其不體教訓妄起訟爭懲一戒百所不  
容已爾民其勉之無忽

一官之與民誼同一家休戚利害合相體恤爲有司者不當以非法擾民爲百姓者不當以非理擾官太守平時以愛人利物爲心不啻飢渴視事之始切切講求已轉牒州縣官各以四事自勉而爲民除其十害何謂四事律已以廉撫民以仁存心以公從事以勤是也何謂十害斷獄不公聽訟不審淹延囚繫繫繫此

帶虛實如此之類皆是非理

或日前所爲未免害人若能幡然悔悟去惡從善如湯沃雪舊跡都消人誰無過改之爲貴周處三害終爲名賢父老其以此意爲鄉閭子弟反覆評說必若教之不悛則國家有法官司有刑太守雖欲從寬有不可得爾民其幸聽之毋忽

右諭俗三事開具在前太守之於爾民猶父  
兄之於子弟爲父兄者只欲子弟之無過爲  
太守者亦只欲爾民之無犯故於到任之初  
以誠心實意誨導告諭其不識文義者鄉曲  
善士當以俗說爲泉關陳使之通曉庶幾入  
人循理家家守法田里無追呼之擾公庭無  
鞭朴之聲民情熙然化爲樂國豈不美哉故  
今榜示各宜知悉

知泉州軍事

當職作守此州首末三年初無善狀豈謂  
邦人亮其疎拙既去之後猶不相忘當職  
亦每每稱嘆士風之美民俗之厚未有如  
溫陵比者十四五年之間雖泉山一草一  
木亦時入思念至開永德二邑之冠難則  
爲之悽愴聞歲事一登民生憔悴則爲之  
慨嘆不圖間散之久忽蒙上恩再付郡



寄疾病萊蕪水不飲出又念泉人相愛之  
深不忍固辭馳遞一行今已到任凡百政  
事悉憑前任日規模反以仁廉公勤四事  
與僚屬更相勸勉期不負邦人屬望之意  
惟士若民亦宜各崇禮義各勵廉耻各修  
孝弟忠信之行使士風之美民俗之厚有  
加於往時是又區區所望於泉人也當職  
此來精力雖非昔比然勤民之心不敢以

太守將三郡人歡迎自慚薄德莫副民望

事之始合有教條不憚諄諄爲爾開說凡爲  
人子孝敬是先其次友愛叶和兄弟人非父  
母豈有此身父母生兒多少難苦妊娠將免  
九死一生乳哺三年飲母膏血携持保抱日  
望長成如惜金珠如護性命慈烏反哺猶知  
報恩人而不孝焉雀不若兄弟之愛同氣連  
枝古來取喻名爲手足人無兄弟如無四肢

痛癢相關實同一體長當撫幼弟當敬兄或  
值急難尤須救助其次族屬雖有親疎論其  
源流皆是骨肉譬如大木枝葉分枝本同一  
根氣脉未遠宜相親便若路人其次鄉鄰  
情義亦重患難相扶疾病相救恩意往來亦  
不可闕以上四事人道大端凡爾良民當  
加勉家家孝友人人雍和省事息爭安分循  
理得已且已莫妄興詞一到訟庭終身讎敵  
更相報復無有休期產破家多由於此語  
言喧競或不能無鄰里之間急宜勸止莫令  
交手致有鬪傷彼中彼受受官棒本因小  
忿遂結深讎何似始初便從忍耐觸來莫競  
心下清涼市井經營雖圖利息亦須睹是莫  
太虧瞞秤斛稱量各務公當大入小出天理  
不容濕米水肉尤爲人害放債收息量取爲  
宜分數太多貧者受苦舉債營運如約早還

莫待到官然後償納飲酒無節少不生災賭博不戒多至為盜游手浮浪文必困窮勤謹服業終是得力太守今為此民復來有大不平當為神靈有大不便當為蠲除事若細微不必相撓於爾無益於我徒勞違法犯刑最不可作

如悖父母陵犯尊長健訟無理毆人重傷開坊聚賭停盜宰牛教唆詞訟欺騙財物等事皆是違法

舊來有過各許自新教而不從刑斯無赦有過能改即是善良耆耄老成宜推此意誨爾子弟及其鄉人有違此言衆六誚責凡此怙怙欲曉編民讀書為儒師慕聖哲自知義理不待鄙言所望以身率先閭里一方一所有一仁賢以善教人人必感動去薄從厚弭災召和其始自今永為樂國

諭刑縣官僚

某昨者叨帥長沙嘗以四事勸勉 同僚曰  
律已以廉撫民以仁存心以公莅事以勤而  
某區區實身率之以是二年之間為潭人興  
利除害者粗有可紀今者蒙 恩起廢再撫  
是邦竊伏惟念所以答 上忌而慰民望者  
亦無出前之四事而已故願與 同僚勉之  
蓋泉之為州蠻貊聚焉羣豺獫貲見者與受  
而豪民巨室有所訟懇志在求勝不吝揮金  
苟非好脩自愛之士未有不為所汚染者不  
思廉者士之美節汚者士之醜行士之不廉  
猶女之不潔不潔之女雖巧容絕人不足自  
贖不廉之士縱有他美何足道哉昔人有懷  
四知之畏而却暮夜之金者蓋隱微之際最  
為顯著 聖賢之教謹獨是先故願 同僚  
力脩冰蘖之規各厲玉雪之操使士民起敬

稱爲廉吏可珍可貴孰有踰此其所當勉者  
一也先儒有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  
必有所濟且以簿尉求之簿勤於勾稽使人  
無重疊追催之害尉勤於警捕使人無穿窬  
攻劫之擾則其所濟亦豈小哉等而上之其  
位愈高繫民之休戚者愈大發一殘忍心斯  
民立遭荼毒之害發一培尅心斯民立被誅  
剝之殃益亦反而思之針芒刺手茨棘傷足  
舉體凜然謂之痛楚刑威之慘百倍於此其  
可以喜怒施之乎虎豹在前坑穽在後號呼  
求救惟恐不免獄犴之苦何異於此其可使  
無辜者坐之乎已歆安居則不當擾民之居  
已歆豐財則不當蝕民之財故曰已所不欲  
勿施於人其在聖門名之曰恕強勉而行可  
以致仁矧當斯民憔悴之時撫摩愛育尤不  
可緩故願 同僚冬以哀矜惻怛爲心而以

殘忍拮据爲戒則此邦之人其有夢乎此所  
當勉者二也公事在官是非有理輕重有法  
不可以已私而拂天理亦不可執公法以徇  
人情諸葛公有言吾心如平秤不能爲人作輕  
重此有位之士所當視以爲法也然人之情  
每以私勝公者蓋徇貨賄則不能公任喜怒  
則不能公黨親戚畏豪強顧禍福計利害則  
皆不能公殊不思是非之不可易者天理也  
輕重之不可踰者國法也以是爲非以非  
爲是則逆乎天理矣以輕爲重以重爲輕則  
違乎國法矣居官臨民而逆天理違國  
法於心安乎雷霆鬼神之誅金科玉條之禁  
其可忽乎故願同僚以公心持公道而不  
汨於私情不撓於私請庶幾枉直適宜而無  
冤抑不平之歎此所當勉者三也民生在勤  
勤則不匱則爲民者不可以不勤養精於勤

荒於嬉則爲士者不可以不動况爲命吏所  
受者 朝考之爵位所予者下民之脂膏二  
或不勤則職業墮弛豈不上孤 朝寄而下  
負民望乎今之居官者或以酣詠遊嬉爲高  
以動強敏恪爲俗此前世衰弊之風也蓋明  
之時豈宜有此臨威公有言 大禹聖者猶  
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故賓祗有以蒲  
博廢事者則取而投之於江今願 同僚共

體此意職思其重非沐浴毋聚飲非節序毋  
出遊朝夕孜孜惟此是力庶幾政平訟理  
田里得安其生此所當勉者四也某雖不敏  
請以身先毫髮少渝望加規警前此官僚之  
間或於四者未能無愧顧自今始洗心自新  
在昔 聖贊許人改過故曰改而止儻猶玩  
視而不改焉誠恐物議沸騰在某亦不容苟  
止也滋事之初敢以誠 告幸 垂察焉

勸諭事并于后

當職入境以來延訪至老交印之後引受民  
詞田野利病縣政不修如聞一二今檢舉前  
在任日約束及今不合行事件開具于后  
崇風教

一嘉定十年到任以五事諭民其一謂人  
道所先莫如孝弟端民中有能孝於父  
母弟於兄長性行尤異者所屬詳加採  
訪以其實上于州優加賞勸或身居子  
職有闕侍養或父母在堂別蓄私財或  
犯分陵忽不顧長幼之倫或因利忿爭  
邊興骨肉之訟凡若此者皆有常刑後  
據兩官申到黃章取肝救母吳詳取肝  
救父各行支賞外又有承信郎周宗強  
割股以療親疾延請詣州設宴用旗幟  
鼓樂送歸其家晉江縣申到劉幾有母



百歲幾年七十孝養彌謹既加優禮又  
立壽母坊以表之進士呂洙女良子刲  
股救父隨即痊愈亦立懿孝坊自爲之  
記又據百姓吳十同妻媳子吳良聰不  
孝審問得實杖脊于市髡髮居役其他  
勸懲大率類此今請各縣知佐勤行訪  
問如民間有孝友篤至之人保明申州  
待加褒表其有悖逆父母凌犯尊長爲  
父兄所愬者宜以至恩大義諄諄勸曉  
苟能悔過姑許自新殺之不從即加懲  
治甚者解州施行庶幾可做愚俗

一當職昨在任日遇親戚骨肉之訟多是  
面加開諭往往幡然而改各從和會而  
去如早幼許分產不平固當以法裁斷  
亦須先諭尊長自行從公均分或堅執  
不從然後當官監析其有分產已平而

妄生詞說者却當以犯分誣罔坐之今  
請各佐每聽訟常以正名分厚風俗為  
先庶幾可革偷薄

一學校風化之首訪聞諸縣間有不以教  
養為意者賂學之田或為豪民占據或  
為公吏侵漁甚至移作它用未嘗養士  
其間雖名養士又或容其居家日請錢  
未未嘗在學習請或雖在學而未嘗供  
課或雖供課而所習不過與業未嘗誦  
習經史凡此皆有失 國家育材待用  
之本意今請知佐究心措置學曰所入  
嚴加鉤考毋令修漏計其所入專以養  
士仍請主學官定立課程每旬一再講  
書許士子問難再講之日各令覆說前  
所講者舉禁之外更各課以經史使之  
紬繹義理講明世務庶幾異時皆為有

用之材所補非淺

一溫陵人材之凋數名德聞望相繼不絕  
近入郡境士友投書頗多其問蓋有議  
論至深切事情益知此邦士風之盛誠  
非它處可及今恐諸縣管下有優材抱  
藝而沉淪不隕守道安貧而不肯苟求  
者宜以禮延請致之學校使後有所師  
法仍以其姓名申郡併當加之賓禮

清獄行

一獄者生民大命有非當坐刑名者自不  
應收繫爲知縣者每每必須躬親庶免  
枉濫訪聞諸縣間有輕實人於囹圄而  
付推鞠於吏手者終性寫成草子令其  
依樣供寫及勅令重批出外索錢稍不  
聽從輒加捶楚哀號慘毒呼天莫聞或  
囚糧減削衣被厚少飢凍至於交迫或

枷具過重不與湯剝頸項爲之潰爛或  
屋瓦踈漏不修有以雨之侵或牢床打  
併不時有蟻蝨之害或坑廁在近無所  
蔽障有臭穢之氣或因病不早醫治致  
有瘦死或以輕罪爲大辟同牢若此者  
不可勝數今請知縣以民命爲念元不  
當送獄公事勿輕收禁推問供責一  
親臨飯食居處隨時檢察嚴戒胥吏毋  
令擅自拷掠變亂情節至於大辟死生  
所關豈容纖毫或至枉濫明有 國憲  
幽有鬼神切宜究心勿或少忽

一昨因臣僚申請勘獄先經縣丞蓋慮知  
縣事繁不暇專意獄事亦州郡先付獄  
官之意也竊慮屬縣有悉付其事於丞  
不復加意者有縣丞憚於到獄徑取出  
囚徒就廳鞫問者凡此 有失申明本

指今仰知縣以獄事爲重專任其責雖  
與縣丞同勘即不許輒收罪囚出外以  
致漏泄情款引惹教唆或丞老而病且  
乏廉聲亦不宜使之干預

### 平賦稅

一前在任日曾約束輸納二稅自有省限  
官司先期催辦在法非輕至於預借  
稅租法尤不許若公吏私借者準盜論  
等聞縣縣有未及省限而預先起催者  
有四年而預借五年之稅五年而預借  
六七年之稅者民間何以堪此仰自今  
爲始須及省限方行起催仍只催當年  
及當年未納稅賦不許更行預借所有  
公吏私借之弊併委知縣嚴行覺察預  
令盡絕

前在任日應官民寺觀輸納稅米並令

自量自槩止收槩下三升爲耗諸縣亦一體施行今聞諸縣受納更不照前約束甚至取及二三斗者自今仰並照州倉交納體例令納戶自行量槩毋致少有過取其案吏倉斗非理乞貢一切除罷受納官宜以身率下庶幾可革蠹弊一昨來節次約文遍年逃閭之數嘗與除諸不許勒令保長代輸其就州納者州

只付保司不許差人下鄉如賭色公吏

輒帶家人下鄉騷擾者並從一條收坐

自後犯者懲治非一又鄉書等人每遇

細民收割輒至鄉村乞麥穀因人戶

有訴已將犯者編配及尉司弓手不因

捕盜而多帶家丁擾害鄉村入戶亦屢

曾懲治是時四里間無一文迹今聞數

年以來此弊復作官司過有一事便輒



差入下鄉縱橫旁午爲害甚甚仰諸縣  
截自日下更不許仍循前弊蕪本州既  
不專人下縣則縣邑亦宜應專人下鄉  
若公吏非承縣引而私往鄉村乞覓委  
知佐嚴加覈察務令盡絕

昨曾行下在州官及諸縣知佐不許出  
引令公吏保司買物及因自受差聽出  
引付保司募取人買布因而妄行科配  
致人陳訴已將犯人嚴罪刑環及將縣  
丞取問今來訪聞諸縣仍有此弊仰知  
佐聽日下一切杜絕不許責令公吏保  
司買物以致科擾人戶

一前在任日曾有約束

聖節錫宴在近竊慮諸縣循習成例或  
於行舖科買物件不依時價文錢或於  
民院科配錢物并指借器皿幕帟之屬

因而乾涸或妄造節制農民充樂社祇  
應或勒令貧民婦女拘入妓籍如違許  
人陳訴後因巡安人戶陳訴縣吏令控  
束喬鼓祇應聽令已將犯人重斷勒罷  
又因承之吞入戶戶訴縣吏因上元放燈  
科買燈油亦係亦將犯人重斷錮  
身監還并牒請亦係今後上元放燈不許  
自行舖戶油燭等物亦係來並照前來約  
見錢置場依時價召人申賣不許出引  
敷率今恐屬縣或因修造輒有敷配仰  
日下除罷

昨曾約束民間爭訟官司所當明辨是  
非如果冒犯刑名自合依條收坐今  
聞屬縣乃有專事科罰者遂使富民有  
罪得以幸免貧者被罰其苦甚於遭刑  
日下各仰除罷今恐屬縣有因公事而





科罰民財者截自日下並令除罷

一昨來約束人戶分析當從其便訪聞諸縣乃有專置司局勒令開戶者但知利其醋錢不顧有傷風教自今唯法應分析經官陳請者即與給印分書不許輒有抑勒今聞諸縣仍復有此甚者差吏下鄉勒令開析豈有此理仰截自日下並行住罷

一昨嘗約束保正長以編民執役官司所宜存恤訪聞諸縣知佐利率多端公吏取乞尤甚致令破蕩財產自今除本役外不許妄有苛擾其初參得替繳引展限之費官員到任滿替供應陪備之費並與除免今聞諸縣循習前弊又復甚焉非當管幹之事勒令管幹不當令出錢者勒令出錢其害不可勝計由此畏

避不肯克承寧賂吏輩求免是致都分  
有無保正去處仰知佐諸聽自今於保  
正長人等務加寬恤除烟火盜賊及合  
受文引外不許稍有煩擾如官司已存  
恤保正長而保正長却募破落遇犯人  
代役在鄉騷擾即當究治施行

一昨來約束寺院乃良民之保障所當寬  
養其力訪問諸縣苛率頗繁致令重困

帥長沙勸民間置義倉文

到任以來無一念不在斯民近因禱雨  
以爲邦人又處之計在城則置平糶倉  
數萬碩歲歲出糶在諸縣則廣置社倉  
儲穀數萬碩歲歲出貨其爲慮悉矣人分社  
倉貸穀止及末等有田之人而細民無田者  
不得預也復請于常平司以今歲義未附納  
社倉爲賑糶之備然義米有限而貧民至多

豈能均及於是又以居鄉之日所爲義廩視  
約以勸有力之家蓋欲公私出力共濟斯  
便無飽尊流離之苦夫人之貧富雖有不可  
推其由來均是天地之子先賢有言凡天下  
之疲廢殘疾俾獨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  
無告者也我之與彼本同一氣我幸而富彼  
不幸而貧正當以我之有餘濟彼之不足自  
復能以惠卹爲念者其子孫必賢其門

戶必興蓋困窮之民人雖忽之天地之心未  
嘗不憫之也我能惠卹困窮則是合天地之  
心則必獲天地之祐此以理言者也若以利  
害計之無饑民則無盜賊無盜賊則鄉井安  
是又富家之利也况義廩云者非損所有以  
予之特出所有以糶之而已於富家無所損  
而於貧民實有益且每歲勸分出於官司豈  
能無擾今舉行義廩使上中之戶自相推排

隨力出備官司不計產疆敷之也自置糶場  
自收糶錢官司不遣吏監臨之也價值高下  
視時稍損官司不抑令痛減也况當歲艱民  
食委仰勸分今州郡既立社倉又糶義米則  
與爾富民分任其責者爲不少矣其可不體  
官司美意相率而樂從哉今去秋成不遠已  
委知縣官各行勸諭期以十月終逐都結或  
規約申聞于縣縣以申聞于州其能率先爲

帥福建曉諭文

當司以安撫一道爲職兵甲盜賊乃其蕃藿  
然必吏良而後民安民安而後盜賊息以戢  
息而後兵偃四者相關皆當致察乃紹定六  
年十一月恭奉 詔書畧曰比年以來民窮  
盜起皆激於奸貪之吏大哉 王言可謂

明見萬里之外矣又自

聖上親政之後登

進忠賢退黜儉佞懲治賦吏禁止苞苴諸路

監司太守皆以端方廉潔者爲之 詔令之  
下無非爲民當司奉行其政不恪自到福州  
一意講求賦輸太重者首議蠲減科須病民  
者以次革除禁公人下鄉之擾除保司代納  
之害戒諭十二縣官爲母濫刑毋橫歛分狗  
私毋黷貨毋通關節毋任吏胥相與精白一  
心無負 明詔丁寧之意今又以申飭十二  
縣者行下諸州各察其屬務去前六者之弊  
使斯民身安於田里爾民幸遇清平之時宜  
知愛身寡過務本著業毋喜鬪毋健訟 聖  
經有言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歟  
言人一時忿怒不能忍耐生事出來喪身  
害命累及父母乃迷惑之人所爲也  
又曰訟終凶

言健訟者終必凶也

又曰好勇鬪銀以危父母此三者屬民所當

戒也 聖經又言用天之道

春勤於耕夏勤於耘秋勤於收斂之類是也  
因地之別

一畝田宜麥低田宜禾之類是也

謹身節用以養父母

謹身是不妄為節用是不妄費

又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

一三毫髮一皮一膚一髮父母遠體不敢毀傷

何況輕犯刑憲自害身命

此二者爾民所當勉也當職以本路之人爲  
本路之帥其視八州皆如鄉黨其待百姓一  
如子弟官吏貪殘者當爲爾懲之豪強侵暴  
者當爲爾戢之盜賊剽竊爲汝之害當爲剪  
除之爾民既安其生宜思自保父母之身勿  
犯有司之法此榜到日所在耆老仁賢宜爲  
開說使之通曉宜爲勸勉使之興起自今以

往家家禮義人人忠孝變八閩之俗爲鄒魯  
之鄉非惟當職所望於爾民是亦 朝廷所  
望於帥臣也其敬聽之毋忽

右今曉諭各宜知悉

右文忠公政迹

NATIONAL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RESERVED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中華民國



